

趣说中国历史

(二)

三思 主编

目 录

秦晋之战	1
楚庄王灭庸	3
晋楚之战	6
晋灵公不君	12
晋秦麻隧之战	15
秦晋韩原之战	18
晋楚鄢陵之战	22
晋厉公之乱	25
晋悼公图霸	28
晋齐平阴之战	33
齐庄公袭晋	36
崔庆之乱	39
向戌弭兵	45
季札请观周乐	47
子产相郑	50
楚灵王之乱	53
季氏逐君	56
司马穰苴用兵	59
专诸刺吴王僚	61
吴楚柏举之战	63
吴越争霸	66
孔子创传儒学	71
三家分晋	75
田氏代齐	79
西门豹治邺	84
吴起用兵	86

商鞅变法	90
合纵连横	93
司马错灭巴蜀	99
楚怀王客死秦国	102
孟尝君养士	105
冯谖客孟尝君	108
孙臆计斗庞涓	112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114
赵武灵王饿死沙丘宫	116

秦晋之战

周襄王二十二年(前 630 年)，秦、郑结盟，杞子、逢孙、杨孙等大夫被派往郑国戍守。二年后，杞子从郑国派人向秦穆公报告说：他已经掌管了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如果秘密发兵前来，里应外合，郑国肯定会到手。秦穆公召集大臣商量出兵之事，蹇叔不赞同，认为军队劳苦跋涉去袭击远方的国家，将卒辛劳、精疲力尽，郑国又有防备。再说千里行军，谁人不知？劳苦而无所获，将士也不会满意。秦穆公不听蹇叔的劝告，召见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率领大军从国都东门处出发。蹇叔哭着对孟明视说，我只能看见军队开出去，却看不到他们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对他说道：你知道什么？如果你六、七十岁死了，你坟上的树现在也该有两手合抱那么粗了！蹇叔的儿子参加了出征的队伍，蹇叔哭着送他说：“晋国必定在山(今河南济宁西北)一带阻击秦军。山有两座大的山陵，南面的陵，是夏后皋的坟墓；北面的陵，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你们必将死于两座山陵之间，我在那里为你们收尸吧！”

秦军向东进发。周襄王二十五年(前 627 年)春天，秦军经过周王都洛邑的北门，兵车的左右卫脱去头盔，下车步行，以表示对周王的敬意，但是随即就跳上车的有三百多辆战车的将士。周共王的玄孙王孙满年纪还小，看到秦军的这种举动，认为秦国的军队轻佻而无礼，必然打败仗。

秦军到达滑国(今河南睢县西北)，遇上了准备到周

王都做买卖的郑国商人弦高。弦高先致送四张熟牛皮，然后又奉送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假称受国君的委托来犒赏秦军，并对秦穆公说：敝国不富厚，为了您的随从能够在这里生活方便，住下就提供一天的食物，离开就准备一夜的守卫。”同时，派人火速向郑国报告。

郑穆公得到消息后，派人去馆舍探视杞子等人的动静，发现他们已经装束完毕，磨利兵器、喂饱战马了，于是派皇武子下逐客令。杞子逃跑到齐国，逢孙、杨孙二人逃到宋国。秦军得到报告，主将孟明视认为郑国已有准备，没有得到郑国的希望了。攻郑不能取胜，围郑又无后续，建议早日回军。因此，秦军回师，顺路灭掉滑国。

就在这时，君主刚亡的晋国已经开始打秦军的主意了。先轸认为机不可失，放走秦军要生后患，一定要阻止秦军。栾枝则认为，先君复国，靠得是秦国的支持，未报恩就攻打人家，对不起死去的先君。先轸反驳说，秦国不因我们的丧事而悲伤，反而攻打我们的同姓国，这是秦国无礼。一日放走敌人，几辈子要受祸患，为子孙后代着想，这可以对去世的国君说！于是就发布命令，紧急动员姜戎的军队，晋襄公染黑丧服领兵出征，梁弘驾御车，莱驹做保镖。

同年夏四月，晋军在山击败秦军，俘虏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胜利而回，然后身着黑色的丧服安葬了晋文公。晋文公的夫人（秦穆公的女儿、晋襄公的母亲）文嬴请求释放秦国的三位将帅，说是他们三人挑拨晋、秦两国国君的关系，如果父王（秦穆公）得到这三人，就是吃了他们的肉也不满足，何必屈尊晋君去惩罚他们！莫如让三人归秦接受刑戮，也使父王快意。于是，晋襄

公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先轸入朝进见晋襄公，问起秦国的囚犯。襄公说：“母亲代他们求请，我把他们放了。”先轸发怒，认为将士们拼力把他们从战场擒获，一个妇人说几句慌话就把他们从国都释放，毁伤自己的战果、助长敌人的气焰，亡国没几天了！对着晋君就往地下吐唾沫。襄公后悔，立即派阳处父去追赶孟明视等人，追到黄河岸边，孟明视等已经上船离岸了。阳处父解下车左的驂马，用晋襄公的名义来赠送。孟明视等在船上叩头辞谢道：蒙晋君的恩惠，不用我等的血涂军鼓，使我们归秦接受刑戮。秦君如杀了我等，死而不朽；如托晋君的恩惠得到赦免，三年之后，必将拜谢晋君的恩赐。

秦穆公衣着素服，在效外对着释放归国的将士号哭，说：“我不听蹇叔的忠告，致使你们几位蒙遭耻辱，这是我的罪过！”继续任用孟明视等人。

之战即其后的秦晋彭衙之战，使秦国向东扩张的战略连连受挫，无法东进。于是，秦穆公就把战略重点转向西，展开了称霸西戎的大业。

楚庄王灭庸

春秋时期，居住在我国湖北省西部和北部汉水上游地区的许多部族，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他们分散居住，互不统属，“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居”，被称为“群蛮”或“百濮”，有的被称为“戎”。“百濮”实际上是当时在河谷之中滨水而居的低地部族。楚国之先便出自百濮，以后从低地向北方发展，吞并许多原始部落而

强大起来。而在楚国周围山陵地带的高地上居住的过粗耕生活的农业部族，当时被称之为“戎”。他们分布在楚国的东、西、南三面，和楚国相对抗。周匡王二年(前611年)，楚国发生大饥荒，戎人就乘机伐楚之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一百五十里)：“又伐其东，至于大林(今湖北荆门西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不详所在)”，又攻到訾枝(在今湖北枝江)。而在这些戎族中，庸和麇是其中的两支较为强大的部族。庸的本义为垣庸，为城垣。其部族以的高大的城垣为象征。据《尚书·牧誓》，当年助周武王伐纣者中即有庸国之师。庸地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四十里之上庸故城。春秋时代，庸是楚国西北的强敌，麇人也比较强大，当时麇人还役使着许多百濮部族。麇地在今湖北郧县境。

楚国自楚武王之后，不断兼并周边的原始部族，势力越来越强大。到楚庄王时代(周顷王六年(前613年——前590年在位)，已具备了称霸中原的实力。关于楚庄王，史书载有这样一则故事，说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并下令国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大臣伍举入谏，见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于钟鼓之间。伍举婉转地说：“愿有进言”。说：“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回答说：“三年不飞，飞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则警人。你下去罢！我知道了。”谁知居之数日，而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庄王于是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是岁灭庸。因而，灭庸之役是楚庄王霸业的开始。

周匡王二年(前611年)，楚大饥，戎人攻其东、西、南三面。而庸人亦率群蛮以叛楚。麇人也率百濮部族聚

集在选(在今湖北枝江县境)，将以伐楚。庸人和楚人之对抗由来已久。史载，当周夷王之时，楚之先祖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师伐庸。庸之附属于楚，可能自周夷王时始。而此次乘楚之大饥以叛楚，声势浩大。楚国不得不倾其全力对付。楚之北境防中原诸侯的军事重镇申(在今河南南阳境)、息(今河南息县南)二邑大门紧闭，以防中原诸侯乘机进攻。

叛乱发生后，楚国内部有人鉴于叛乱力量强大，不易抵挡，主张将国都暂时迁于坂高(今湖北当阳之长阪)，以避敌锋。大夫苏贾反对，说：“不行。我们能住，敌寇也能住，不如发兵伐庸。麇人和百濮认为我们发生饥荒，调动不了军队，所以才叛而伐我。如果我们出兵攻打他们，他们必然惧而还归。百濮离散而居，各有居邑。一受到攻击，便会退回自己的居邑中去而不敢出来，哪里还谈得上攻伐别人？庸人为其首领。只要我们攻打庸人，百濮将不战自退。”楚庄王采纳了苏贾的意见，发兵攻打庸人。果然，这年秋天，楚军出动才半个月，百濮便各自退了回去。庸人陷于孤立。

楚军从郢都出兵伐庸，必须经过卢(楚邑，今湖北南漳县东)。从郢至卢，楚军自己携带粮食。而从卢出发以往，则开当地之仓禀以食将士。楚因大饥，不得不上下同食而无异馔。楚军到达句(在今湖北均县旧城西)后，派卢邑大夫卢戡黎带兵攻庸，一直打到庸人的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东四十五里)之下。庸人从城中出击，击退了卢戡黎，并活捉了其属下子杨窗。卢戡黎在庸方城下仅仅坚持了三个晚上便逃了回来，说：“庸人数量很多，而且群蛮聚集在那里帮助他们，不好打。我们不如调动大军，将王卒(楚王之禁卫军)也发动起来，合兵一处，而

后进击。”楚大夫师叔坚决反对，说：“不行。我们还是暂时和他们打几次，让他们骄傲起来。敌人骄傲而不设备，而我军蓄怒以待，便可以击败他们。这是我们的先君昌（楚武王之兄）征服陞隰，所采用的办法。”楚庄王同意了，派出部队和庸人交战，打了七次，楚军皆佯装败北而逃。庸人自己并不追击，倒是庸人所率的群蛮中裨、鱼三个部落去追击楚军。

庸人和楚军交战几次后，见楚军每次皆败逃而去，遂觉楚军不堪一击，不足与战，因而斗志松懈下来，对楚军防备甚疏。楚军侦察得知之后，乘机大举进攻。楚庄王坐着一辆专车，亲自指挥。楚军会集于临品（在今湖北均县界），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夫子越率领，从石溪（在均县界）进攻；另一路由大夫子贝率领，从仞（亦在均县界）出击，两路合攻。同时，秦国和巴国（当时在今湖北长阳）也派出军队和楚军一道进攻。群蛮部落见楚军强大，惧而与楚军谈和，和楚庄王订盟。庸人猝不及防，又陷于孤立，被彻底打垮。楚庄王乘机消灭了庸国。

庸的灭亡，对于楚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大夫栾武子的话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它为楚国向山陵高地发展，兼并更多的部族，扩大自己的力量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大路。

晋楚之战

，是郑国地名，在今郑州西北。郑国地处中原，夹于晋、楚两大国之间，经常遭受两国的侵犯，饱尝战祸

之苦。亲晋则楚国出兵攻打，亲楚则晋国兴师讨伐。在周匡王五年(前 608 年)——周定王十一年(前 596 年)的十二个年头之中，晋国五次伐郑，楚国七次加兵，几乎年年有战事。周定王九年(前 598 年)，郑国面对楚国的攻势，参加了楚与陈在辰陵(今河南淮阳县西)举行的盟会，但又迫于晋国的压力，转而亲近晋国。这样便惹恼了楚国。楚庄王于周定王十二年(前 597 年)春，发兵攻打郑国。

楚军围困郑国国都达十七天，郑国难于固守，想与楚媾和，但一占卜，不吉利；再占卜，在祖庙痛哭，同时准备巷战，吉利。于是，全城人在祖庙大哭，守城将士也在城头放声号哭。楚庄王听到哭声震天，下令后撤；郑人修筑好城墙，仍不服楚。于是楚王再次进军围困，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攻破郑国国都，到达城中心的十字路口，郑襄公袒衣露体，又牵着表示驯服的羊来迎接楚庄王，请他任意处置郑国。庄王准备答应郑国求和的要求，但身边的将领不同意，认为既已攻下郑国，就不应该赦免。楚庄王则认为：郑国国君能屈居他人之下，必然能够取信和使用他的百姓，楚军长期在外，已经疲惫，灭郑可能引起郑人更坚决的反抗和其他国家的援助，那时，楚国就被动了。于是，退兵三十里，派潘与郑国订立盟约，郑襄公派弟弟子良去楚作为楚国的人质。

晋国得知楚军复围郑，组成三军出兵援救。中军以荀林父为统帅，先谷为副；上军以士会为主将，克为副；下军以赵朔为主将，栾书为副。此外，由赵括、赵婴齐中军大夫，巩朔、韩穿担任上军大夫，荀首、赵同担任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晋军行至黄河边，听说郑国已经和楚国媾和，主帅荀林父打算回师，认为没有赶上营

救郑国的机会而劳累了将士，出兵也无用。上军主将士会同意荀林父的主张。中军副帅先谷却坚决反对，他认为晋国之所以能成为诸侯之长，就在于军队能武、群臣尽力。现在由于不战而失去诸侯，不能说是臣下尽力；有了敌人而不去追击，不能说是军队勇武。由于将领不敢作战而使晋国丢掉霸主地位，不如死去。他还表示，受君命做军队统帅，而以不配做统帅告终，只有诸位能这样，自己是不干的。于是就带领自己所属的那部分军队渡过了黄河。晋军司马韩厥见此情形，劝荀林父说：先谷率领一部分军队擅自陷入敌阵，您作为主帅，罪过就大了。失掉属国又丧亡军队，不如干脆进军。如果作战不能取胜，罪过可由六人分担，不是更好点吗？晋军于是全部渡过了黄河。

楚庄王带着部队北上，在地(今郑州市北)驻扎下来。楚军的中军主帅是沈尹，左军主将是子重，右军主将是子反。原打算在黄河饮马以后就回国，听说晋军已经渡过黄河，准备马上回去。令尹孙叔敖也不想与晋军交战，下令回车向南，倒转大旗，准备回楚。但楚王的宠臣伍参(楚将伍子胥的曾祖父)想与晋军交战，就对庄王说：晋国的主帅荀林父是新上任的，威信不高；副帅先谷，刚愎不仁，不肯听从命令；三军统帅，各自专权，没有实际的最高统帅。这次，晋军一定失败！再说，以国君身份逃避臣下，对国家的名誉将会怎么样？楚庄王最忌讳这一点，于是告诉孙叔敖：调转战车的车辕，继续向北挺进；在管地(今郑州市北)扎营，等待晋军！

晋军过河后驻扎在敖、两山(今河南荥阳县北)之间，郑国的皇戍到晋军中诱使晋与楚战，说郑国与楚媾和是为了保存国家，对晋国没有二心。楚军由于屡次得胜而

骄傲，但士气已经衰落，又不设置防御。若晋攻楚，郑为内应，楚军必败。先谷一听，洋洋自得地说：“打败楚国，降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下军副将栾书却看出了皇戍的来意，他仔细分析了楚军的情形，认为郑国是用晋军占卜，晋若胜楚，郑国就来归顺，不胜就去投靠楚国。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赞同先谷的主张，认为领兵而来，就是寻找敌人作战；战胜敌人，得到属国，没必要再等待了！下军大夫荀首认为赵括、赵同的主张是一条取祸之道，而下军主将赵朔也认为栾书的见解正确，实践他的话，一定能使晋国长久。晋军将帅的意见很不统一。

楚国的少宰前往晋军说，我们国君年轻，不善于辞令，听说晋、楚两位先君曾往来在这条路上，为的是训导和安定郑国，楚国哪里敢得罪晋国？诸位不必在这里久留。晋国上军的主将士会回答，以前平王命令我们的先君，与郑国一起辅佐周王室，现在郑国不遵从天子的命令，我们国君派遣臣下们来质问郑国，怎么敢劳您的大驾？谨拜谢贵国国君的命令。中军副帅先谷认为这样的回答是奉承讨好楚国，就派赵括追上去更正说：刚才我国使者的言辞不恰当，我们国君让臣下们把贵国军队的足迹挪出郑国，吩咐不许退避敌人，臣下们没有办法逃避君命！

楚庄王又派使者向晋国求和，晋国也只好答应了，双方已经确定了结盟的日期。这时，楚国的大夫许伯为大夫乐伯驾御战车，以摄叔为兵车右卫，单车向晋军挑战。晋军追赶他们，左右两角夹攻，乐伯左边射马，右边射人，使两角不能前进。只剩一枝箭了，有麋在前面跑动，乐伯一箭射去，正中背部。晋军的鲍癸从后面追

来。乐伯让摄叔捧着麋献给鲍癸，鲍癸阻止部下不再追击，乐伯三人免于被俘。

晋国的魏锜请求做公族大夫，赵旃请求做卿，没有办到。又要求派他们去和楚国议和，荀林父只好同意。两人心怀不满，存心要让晋军吃败仗，借议和的名义前去挑战。上军副将克说，这两个人去了，必定会出问题，建议晋军严加戒备。先谷不同意。士会认为，还是防备着些好，如果魏、赵二人激怒楚国，楚国人乘机袭击，军队灭亡就在眼前；如果楚国人没有恶意，解除防备从而结盟，对于两国友好也无损害。再说即使诸侯相见，也不撤除军中守卫，这就叫有备无患。先谷听不进去。士会派遣巩朔、韩穿率领七队人马埋伏在敖山前，赵婴齐派步卒事先在黄河边准备好了船只。

魏锜向晋军挑战，被潘党追逐逃亡；赵旃夜里到达，在楚军军门外席地而坐，派部下先进入楚营。楚庄王组建左右两广，每广战车三十辆，许偃驾御右广的指挥车，养由基为车右；彭名驾御左广的指挥军，屈荡为车右。庄王乘坐左广的指挥车追赶赵旃，赵旃弃车逃入树林，屈荡下车与他搏斗，夺得了他的铠甲。晋军主帅荀林父怕魏、赵二人激怒楚军，派用来防守的战车去迎接他们。潘党追逐魏锜，望见尘土飞扬，派车飞驰而去，报告晋军来到。楚军将领担心庄王追赶赵旃而陷入晋军，于是出兵列阵。孙叔敖下令进军，要求楚军宁肯我们逼近敌人，也不要让敌军迫进我军，先发制敌！于是楚军全速进兵，士卒奔走，战车驰骋，向晋军袭来。荀林父无法应急，在军中击鼓宣布：先渡过河的人有赏！中军、下军争相上船，先上船的人害怕人多船沉，就用刀砍断后来要攀附上船人的手指，船中的手指多到用双手可掬的地步。

晋军向右面的黄河边移动，上军没有动。楚军中的工尹齐率领右方阵的士卒追赶晋国的下军。

楚庄王派大夫唐狡和蔡鸠居去告诉附属国唐国的国君，让他出兵帮助楚军，并让潘党率领四十辆后备车，跟随唐惠公组成左方阵，去追赶晋国的上军。晋上军主将士会认为，楚军士气正旺，不如收军撤离，这样既分提其他将帅失败的罪责，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于是士会亲自在队伍的后面押阵而退军，所以晋国上军没有溃败。

晋军有的战车坠入坑中不能前进，楚国人教他们卸掉车前横板；向前走了一点，马盘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掉车上的大旗，扔掉车轭，这才跳了出去。晋人回头讥讽楚人说：我们不像你们楚国屡次打败仗逃跑，因而连怎样使兵车脱险的经验都有了。赵旃在败逃中以两匹好马帮助他的哥、叔脱逃，自己用别的马驾车回到军中，后来碰上了楚军，难于脱逃，就弃车跳进树林中。这时晋国的逢大夫同他的两个儿子驾车经过，嘱咐其子不要回头看，两个儿子偏偏回头去看，并说赵老头在后面。逢大夫发怒，让两个儿子下车，指着一棵树说：“在这里寻找你们的尸体！”边说边把上车的绳子扔给赵旃，赵旃得以逃难，逢大夫的两个儿子被追来的楚军杀于树下。

楚国的熊负羁活捉了荀首之子知，荀首带家族的族兵回兵援救，射死了楚国的连尹襄老，射伤并俘获了楚庄王的儿子谷臣。黄昏时分，楚军在地（郑地名，在今郑州西北）扎营，晋军剩余的士兵溃不成军，连夜渡河，整整一宵，喧哗之声不绝。

这次战争，以晋军大败而告终。战争结束后，楚将潘党建议修筑高台，陈列晋军尸体，以显示武功。庄王

不同意，认为以别人的危难为利，人民不会拥戴；暴尸于台，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荣耀，这是强暴，而不是德行。于是，楚军在黄河边上祭祀河神，建造了先君的神庙，报告大事成功，然后就班师回国了。秋天，晋国的败军回国。主帅荀林父请求处死自己，晋景公准备答应他。士会的庶子士贞子劝景公吸取楚成王兵败城濮而杀死大将于玉的教训，于是景公仍然让荀林父官复原位。

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的一次大战。虽然晋国未因之战一蹶不起，但此后二十余年，楚国一直处于事实上的霸主地位。

晋灵公不君

周襄王三十三年(前 619 年)八月，晋襄公死去。襄公之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晋国大臣们因为晋国国内动荡不安，想更立一个年纪大的君主。执政大夫赵盾和其他大夫意见不一，发生冲突。赵盾主张立公子雍，贾季主张立公子乐。双方各迎其主。结果，赵盾使人杀公子乐。贾季奔狄；公子雍尚未得立，晋襄公夫人、太子夷皋之母穆嬴日抱太子哭于朝，说：“先君何罪？他的儿子又有何罪？舍嗣嫡而不立，而出外求君，将置太子于何地？”离开朝堂，穆嬴就抱着太子到赵盾家去，向赵盾顿首，说：“先君将此子嘱托于您，说此子全靠您的训导教养。此子成才，则是受子之赐，不成才也不会埋怨您。如今先君虽亡，但言犹在耳，您却殷弃了他，这该怎么说呢？”赵盾与晋诸大夫皆患穆嬴，左右为难，又恐日后生出祸事，经过商议，仍不得不背公子雍而立太子，是

为晋灵公。

但是，十几年后晋灵公长大，其一切行为都向人们表明，他根本不配做晋国之君。周匡王六年(前 607 年)晋灵公才十四、五岁，便非常暴虐无道。他加重赋敛，用搜括来的钱修建宫室，雕梁画栋。又从台上向行人弹射弹丸，看人家狼狈躲避的样子取乐。宰夫(做饭的厨子)为灵公做熊掌的时候没有把熊掌炖熟，晋灵公就把宰夫杀死，把尸体装进畚箕里，让宫里的妇人拖着到朝堂上去。赵盾正好从朝堂中出来，和诸大夫们议事，还未离开，见人拖着畚箕从房中出来，就问拖的是何物，拖的人不敢往他跟前来，说：“你是大夫，想知道就过来看。”赵盾走过去一看，赫然是一个死人。赵盾问明原因，感到十分忧虑。另一个大夫士季也看见了，二人商量去进谏晋灵公。将进谏时，士季说：“你是正卿，谏而不纳，则无人可以继之。还是我先进去，不纳，则子继之。”士季连进三次，灵公都装作没看见。直到士季走到了阶前，晋灵公才抬头望着士季，说：“我知道我所犯的过错了，我将改正。”士季稽首而对灵公说：“人谁无过？有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不是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吗？如此说来，则很少有人能补其过。您若有终，便是社稷之福，福泽所及，而不仅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了。《诗》还说：‘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这是说能改正过错。您能补过，晋之社稷可以不坏矣。”

然而，晋灵公还是不改。赵盾屡次劝谏，言辞激切，晋灵公深感厌恶，便派一个叫鉏的刺客去刺杀赵盾。鉏受命之后，在一天早上到赵盾家去寻机行刺，却见赵盾住的屋子门已经打开，赵盾身着朝服，准备上朝办事。只是因时间还早，赵盾便坐着打瞌睡。鉏见状，退了回

来，叹息着说：“居家而不忘恭敬，真乃社稷之镇而民之主，杀害这样的人是不忠；而背弃君上之命是不义，不忠不义，我必当其一，还不如死了。”说完，便在一棵槐树上撞死了。

晋灵公见鉏自杀，行刺之计不成，便换了个办法。这一年的秋九月，晋灵公装着请赵盾到宫中饮酒，在宫中埋伏了军士，准备趁赵盾来饮酒时把他杀死。赵盾不知，前去赴宴。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很机警。赵盾进宫中饮酒之后，提弥明突然察觉情状有异，急忙闯到宴席之上，对赵盾说：“臣侍君宴，饮过三爵就算失礼了。”说着，扶起赵盾就往外走。晋灵公一看，急忙嗾使宫中养的猛狗上去扑咬赵盾，提弥明奋力把狗杀死，对晋灵公说：“弃人而用狗，虽猛何用？”这时，晋灵公埋伏的甲士一拥而起，扑向二人，提弥明奋力拚杀，保护赵盾冲了出去，自己却被杀死了。

当初，赵盾曾经在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东南)打猎，在翳桑(地名)停留，见到一个叫灵辄的人饿病在地，便问灵辄患了什么病。灵辄回答说：“我在绛(指晋都绛城，在今山西曲沃西南)做小官，归而绝粮，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给了灵辄一些食物，灵辄拿出其中的一半放在一边而吃剩下的一半。赵盾问其故，灵辄回答说：“我已为官三年，不知母亲还在不在世。如今离她很近了，我想把这点东西留给她老人家。”赵盾大受感动，他让灵辄把东西吃完，另外备了一簋食与肉，让灵辄带回家去。后来，灵辄当了晋灵公的甲士。当晋灵公伏甲以攻赵盾的时候，灵辄倒转戟头，帮助赵盾挡住了晋灵公的甲士。让赵盾突出重围。赵盾早已认不出灵辄，问灵辄为何帮自己，灵辄回答说：“我是翳桑的那个饿人。”赵盾又问